

# 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## 年之盼

乡村的年意,大体从冬至开始蓬勃起来。

小时候,冬至前数日,祖母就不停地念叨:“过冬了”“大冬大似年”。冬至,在二十四节气中,地位相对比较显赫。《周礼》曰:以冬至,致天神人鬼。自周代开始,冬至这一天,天子要祭祀神灵自然,百姓要祭祖先之灵,冬至的重要性不亚于百节之首的过年。与冬至有关的谚语往往与过年相联系,亦增添了人们对过年的期盼。愈近冬至,祖母愈关心天气,世代相传的说法是“晴冬烂年”,意思是,冬至这天如果天气晴朗,过年大概率会阴雨连绵。这当然不具备科学的依据,只是先人们不完全“统计”得出的结论。祖母又常在冬至祭祀完先人的下午,傍在厨房的门前,望着西垂的太阳,自语道:“过了冬,长一葱;过了年,长块田”。冬至这天,日照最短,冬一过,光阴就慢慢拉长,以“葱”为度量单位,一日长似一日;待到过了年,以“田”为量纲,日影更长,河开雁来,春日迟返。

进入冬至,大人们开始准备过年的各项事宜,最先准备的是各类面粉。糯米碾碎成圆子面,屋前晒场上,芦苇编织的柴帘,铺上洁白的床单,面粉平摊在床单上,冬日暖阳下,慢慢晒去水分。盖因糯米经水浸泡,人工冲碎粉碎,不晒去水分,难以保存。还要准备包馒头用的小麦面。当年新收的小麦,春夏之交收获时,父亲扬场时将上风饱满的小麦另装一袋,以供过年之用。冬至过后,父亲便将小麦运至大队的机房,请人磨碎。彼时,没有增白、膨松之类的添加剂,农民自制面粉蒸出的馒头既白,又不软,但透着甜甜浓浓的麦香。有些家庭困难,生齿众多的人家,这些精细面粉不敷全家食用,还要用大麦磨成面粉,做成点心,曰膨面饼,且黑且粗且涩。

冬至一过,数九寒天开始,气温一日日下降,家前屋后的菜园子要盖上“被子”,以供保暖,防止冻坏。秋收下来的稻草豆秆、秋风扫落的残枝败叶,是苫盖蔬菜的上好材料。盖上厚厚一层,经霜的绿叶蔬菜,口感更清甜。秋天收获的山芋、萝卜、大白菜,则需以窖贮之。家家门前的菜地上,挖一深坑,口径大小,取决于储藏量。坑成,各类蔬菜一一码放进去,再盖草、覆泥。这样储存的蔬菜待到过年取食时,依然鲜嫩如初。

人间有期待,日子有念想。对于孩子而言,不知什么阴晴、长短,我们关注的是,冬至一过,年就要到了。冬至到春节期间,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:腊月初八和腊月二十三,有各自的仪式,如吃腊八粥、送灶王爷等。这两个节点,是把年味逐次推向高潮的分水岭。腊八过后,被唤起的年味愈发浓郁;待到送灶,过年的准备愈加紧锣密鼓。

漫长的过年准备,都是大人的事情,提供给我们的则是玩耍、嬉闹的各种契机。由头。跟着父母打下手,或者稍大一点,指派能独立完成的任务,如搬运菜蔬、拾捡树枝、帮助挖窖。更多时候,大人们忙于各种事务,无暇顾及小孩,散放的孩子则自寻其乐。清冷的月光下,萧疏的枝条,逶迤的土路,散乱的草堆,满庄乱窜的孩子,引起一阵阵狗吠,气喘吁吁的嘴里,呵出一股股热气;结冰的河面上,冰厚盈尺,手巧的小伙伴用轴木、木板做成土制的冰滑车,坐上人,在冰面上“嗤”的一声滑开去;养鱼的池塘里,水已抽干,各类鱼儿在淤泥里翻滚、打跳,拾鱼去,哪管身上沾满了淤泥,泥猴一般。满庄洋溢着孩子们快活的笑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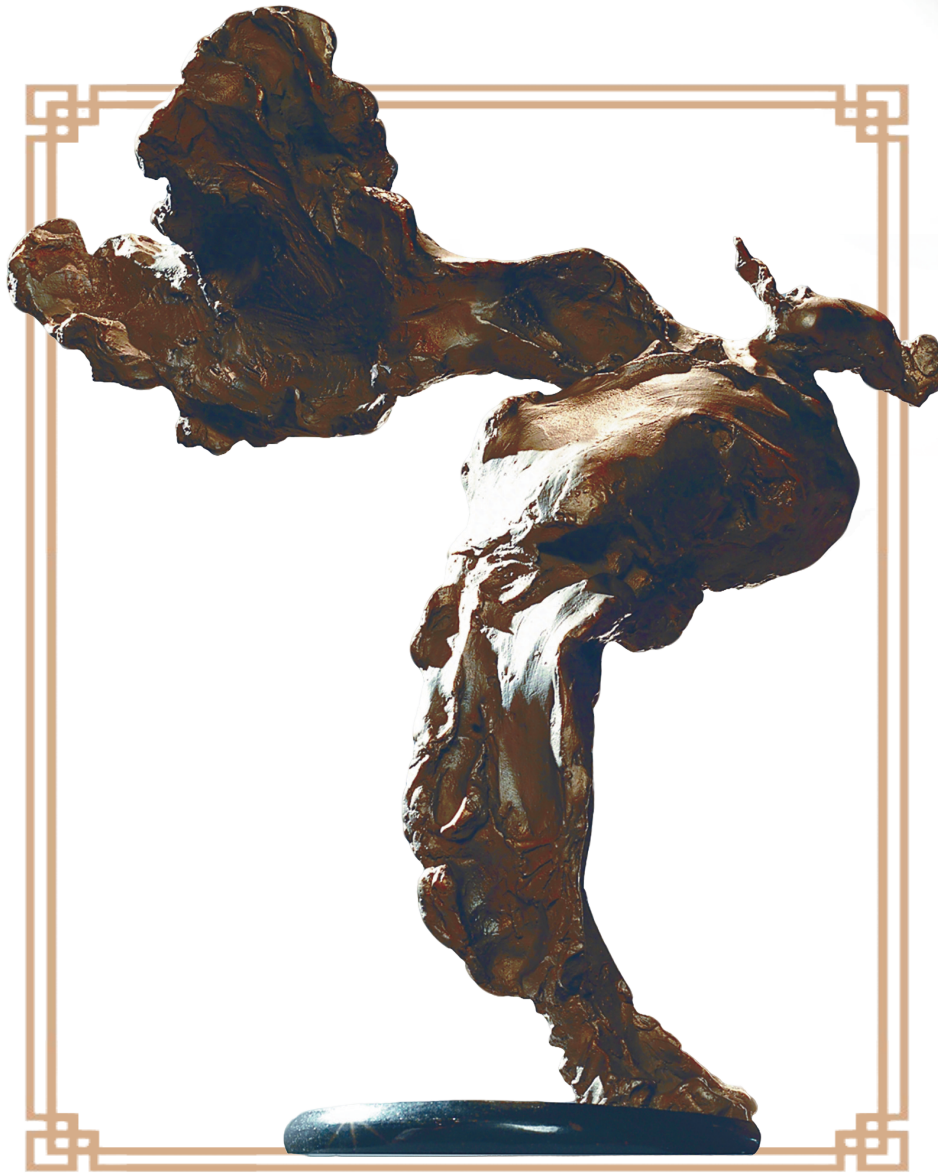
最妙的是下点雪呀。进了腊月门,天天盼下雪。阴云密布,朔风正紧,期盼中的大雪,纷纷扬扬从天而降。下雪意味着可以宅在屋里,甚至被窝里。祖母取出流传经年的铜炉,黄灿灿,用稻壳铺满,点燃,有时还会取些玉米粒、蚕豆放火里烤,只听噼里啪啦,焦香满屋。到室外,堆一两个雪人,打两回雪仗。或者敲雪化后冻在房檐下的“冻铃铛”。大人眼里,瑞雪意味着来年的丰收,小孩子们的“冻铃”,期待一场不期而至的雪,意味着年的脚步声愈来愈近。

过年的准备,主要是吃食的准备,是孩子们期待过年的最大诱惑。平时“嘴里淡出个鸟来”,早就开始倒计时,天天盘算着还有多少天过年,那日可以吃到平时不易到嘴的食物。除了吃食的期待,过年还有一个最大的期盼就是穿新衣。计划经济时代,一切凭票供应,子女多的家庭往往一年都难添置一件新衣,常常老大穿了老二穿,老二穿了给老三,依次相传。如果哪一年父母挣的工分多,恰好还有一些布票,大人就要谋划给孩子们做一件新衣。岳母曾经做过几十年的乡村裁缝。每年春节前,家中都是五里八乡的村民们送来的布料。一根尺子、一把剪刀、一台缝纫机,是岳母化茧成蝶的主要工具。岳母每年数日辛劳,装点了全庄几代孩子。一直到除夕晚上,才得空给妻子姐弟赶制一套新衣服,初一早上叠放得整整齐齐,放在他们的床头。鞋子,也是新的。进入冬天,主妇们便开始纳鞋底、糊浆子,都是碎布拼接而成,只在鞋面用一块新布。

过年吃穿用度,在父母的精心谋划、统筹安排下,有条不紊地准备着。家里的文化布置也提上日程。虽是土屋,也要贴些年画,美化一番,再不济的也要找些旧报纸贴贴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幅年画,《满目青山夕照明》。我家父子三人每年都会得到不少奖状,平时不时贴上墙,到过年时集中“展示”。在拜年的亲朋好友夸赞下,不免大大满足虚荣。

腊月二十三送灶之后,路上的行人逐渐多了起来,打工的、读书的游子们陆续返乡。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,抽一支烟,拉几句家常,打几声哈哈。乡间的土路上,不时传来喇叭声、鞭炮声,或是娶媳妇,或是过生日,或是新屋落成。唱片机传出的老淮调,是打工归来的人用一年的辛劳,刚置下的时髦电器。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味、鞭炮的硝烟味,夹杂着吵闹声、寒喧声,沉寂一年的村庄充满了生气。农历的年底越来越像年底了。

人无限接近幸福的过程,是最幸福的。在孩子们的热切期盼中,过年的所有准备终于在除夕全部就绪。除夕这天,晨起接灶,中午吃年夜饭。入夜,家人团坐,灯火可亲,聊着天,嗑着瓜子。祖母说着往事,母亲忙着搓正月初一早上的汤圆。床头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,开口糖果放在衣服上。屋外,凛冽的寒月下,雪色里,有犬吠,有嬉笑。年意,不在任何地方,就在这茅檐下,在每个人心里,肆意澎湃着。年,终于轰轰烈烈地来了。



雕塑《李白》 吴为山

## 雕塑《李白》赏析

陈观旭

在雕塑家吴为山众多令人沉思、久念的作品当中,《李白》属于写意代表作品中的传神之作。作者创造性地提出“写意雕塑”这一理论,并颇有见地地提出学理性的阐述。他依照唐人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的方式,从审美和意蕴上把雕塑分为“二十四塑品”,亦即雄浑、淡远、沉郁、飘逸、空灵、优游、幽邃、苍厚、激越、超迈、流动、典雅、朴拙、健拔、含蓄、练熟、纵横、松秀、奇辟、瘦硬等。他的再命名,带有东方的诗性和美学范式,而雕塑《李白》则集中体现了上述诸多特质。

作者大胆地将太白先生整个躯体放置在一逼仄的托盘基座上,背景无依托,主体人物无所皈依。在苍茫的天地之间,太白先生孤独的灵魂无限放大,独自兀立。其席卷而升、摆幅夸张的躯体,飘逸挥洒、如鹤如仙的云袖,构成一幅灵动的意象。此雕像不见眉目但见群山,不见溪流但见江海,不见青蘋但见气度。在“意达”与“神肖”之间找寻到一处精妙的平衡点,将太白的“诗仙”“酒仙”“狂生”的特征描摹得入骨三分、余韵绕梁,印证了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提及的“形在江海之上,心存魏阙之下”……故寂然凝虑,思接千载;悄焉动容,视通万里”的奇效。作品中,我们可以清晰触摸到李白“我本楚狂人,凤歌笑孔丘”的写意放达,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的人生快意,“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的天纵才气,感知其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豪迈自信,体认到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的浪漫奇想,喟叹道“醒时同交欢,醉后各分散”的寂寥怅惘。作品《李白》使人伫立静观之时神驰意骋,物我两忘。

作者简介:陈观旭,男,盐城滨海人氏,军旅作家,中国作协会员,笔名苏白、清泉、一默如雷等,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长篇小说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小说林》《鸭绿江》等,现居北京。(本文刊载于《中国作家》杂志2026年第1期“文学版、纪实版、影视版”封二赏析)

## “打鸟”盐小勺

潮水还未完全退去,老葛就穿上水裤,背起相机,向条子泥滩涂深处出发。他要去寻找勺嘴鹬,自带饭勺的珍稀鹬鸟,给它拍一张美照。

老葛选择了一处膝盖深的潮沟,半蹲下来,刚好可以平视镜头前的滩涂。他知道潮水很快就会完全退去,鸟儿们一准会飞来觅食。此刻,他就像那位“守株待兔”的老农,自信地守在大树旁,等待着兔子的到来。

十分钟过后,潮水退尽,滩面完全露出。不一会,鸟儿们黑压压地落上滩涂。老葛端起相机,目光像开足马力的雷达,在视力可及内扫描,搜寻目标物的出现,随时准备“战斗”。

又十分钟过后,一只小鸟稳稳落在离老李不到五十米的地方。老葛立刻发现了它。阳光穿过薄云,照在它身上,浅褐色的背羽泛着金属光泽,胸脯的白色羽毛边缘染着淡棕。最显眼的是它的嘴,前端宽扁如勺,随着它低头觅食轻轻晃动。

老葛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,对焦、调光、按快门,把学到的拍摄技能全使出来,他一连拍下了几十张图片。也许是快门的“咔嚓”声惊动了小鸟,它抬起头,环顾四周,好像发现了偷拍者,随即扇动翅膀,“呼”地飞出了老葛的视线。

退休后,老葛迷上“打鸟”,不是真的去“打”鸟,而是扛着相机追着鸟跑。在老年大学修了两年的摄影

课程,换了三次相机,参加了七八次“打鸟”活动。听说盐城那片世界自然遗产湿地,有一种珍稀的鸟叫勺嘴鹬,全球仅存几百只,实在稀有。也曾看过盐城同行拍摄的勺嘴鹬,胖墩墩,自带吃饭的勺子,呆萌呆萌的,亲手给勺嘴鹬拍张美照成了他的梦想。

老葛是辽宁人,这是他第三次来盐城拍勺嘴鹬。前两次都扑了空。第一次,那两天云层太厚,镜头里世界灰蒙蒙一片。第二次,倒是好天气,一连三天出勤,却发现勺嘴鹬的身影。他好失望,但一直没有灰心。“总会拍到它的”,他鼓励着自己。

终于,今天拍到了一只自带饭勺的鸟。“人要是走好运,做啥事都顺利。”出手就有所得,带着胜利者的骄傲,他回到了离滩涂不远的宾馆。

打开手机,认真察看那只带勺的小鸟,老葛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劲。他掏出手机,打开“懂鸟”软件,对着图像一扫,果真不是勺嘴鹬,而是它的近亲小滨鹬。它们长得真像,离远看还真难以区别。老葛像遭遇了重重一击,一屁股瘫坐到床上。

事不过三,这次绝不能空手而归。老葛躺在床上,想冷静一下,但翻腾的大脑令他无法安静下来。他在思考,他要想出一个办法来。

手机一亮,一位盐城的网友,向他发来问候。老葛突然眼前一亮,为什么不找一位“导摄”,也许能帮助自己实现愿望。和网友交流,网友向他推荐了本

地摄影大咖老李,并推荐给他微信名片。

老葛试着添加了老李,没想到很快通过。老葛诚心诚意提出帮助请求,没想到老李爽快地答应,说他也在这条子泥,明天和他一起上滩。

老李是资深的湿地摄影专家,对拍摄勺嘴鹬有很多“私房”经验。跟着老李一路走,一路交流,老葛取到了不少真经。“百十只勺嘴鹬,在几十万只的鸟海中,实在难以发现,必须长期观察,摸准它们的习性,喜欢在哪里觅食,喜欢什么时间落滩。”老李告诉老葛,好多知名的“打鸟”者,也常会两手空空。

架好了三脚架,调好了相机参数,老李目光凝聚,等待着勺嘴鹬的出现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也许是老李的经验起作用,也许是上苍眷顾老葛,半个小时等待后,他们面前出现了六只可爱的勺嘴鹬。

老李递过来一个眼色,老葛立刻投入“战斗”。一阵“咔嚓”,这次老葛打了一个大胜仗。“勺嘴鹬是盐城湿地的吉祥三宝之一,我们给它起了个小名叫‘盐小勺’。”老李告诉老葛,像把自己的孩子,介绍给远道而来的老朋友。

老葛捧着相机,目光盯住屏幕上那对圆溜溜的眼睛,那张标志性的“饭勺嘴”。风从远处吹来,带着大海的咸腥气,他忽然觉得眼眶发烫。

“勺嘴鹬,我终于拍到了你。”

## 梦回盐城

偶尔赴无锡儿子的小家住几日,总时不时地在异乡的深夜,被一种熟悉的湿润唤醒。那不是雨,是记忆里盐城的水汽,裹挟着海盐的咸咸与新翻泥土的清香,穿过时空的帷幕,轻轻叩击着我的梦。于是,整座城便在梦中,如水墨般氤氲开来。

水是盐城的韵,是流淌千年的温柔。梦里的盐城,是被水浸润的。大纵湖的烟波浩渺,九龙口的清流婉转,还有那密如蛛网的沟渠湖泊,像是大地母亲掌心温润的脉络。水在这里,是“利万物而不争”的哲人,以无比的包容与耐心,滋养着岸边的芦苇、水中的舟楫,以及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人们。它何其柔,柔得可以融化一切棱角,让整座城市的的气质都变得温润而平和。船桨划开的水痕,是它写下的绵长诗句;渔歌唱晚的余韵,是它低回的轻柔絮语。这水韵,是盐城底色里最动人的一抹。

盐是盐城的骨,是沉淀岁月的风霜。然而,若只有水的柔,盐城便少了脊梁。幸而,它有盐。那从滔

滔海浪中结晶出的、闪烁着时间光泽的颗粒,是这座城市风骨的象征。它何其刚,烈烈如烈火淬炼出的精魂。想象先民们“煮海为盐”的壮阔场景,那是人与大海最直接、最艰苦的较量。汗水与海水交融,最终凝结成这雪白的结晶,一如盐城人坚韧不拔的意志。这盐,不曾雕琢,却自有锋芒;不言不语,却韵味悠长。它是历史沉淀的风霜,是融入血脉的刚强,让温婉的水乡,平添了一份沉静力量。

魂是盐城的根,是照亮前路的光芒。水之柔,盐之刚,在此相生相济,孕育出盐城独一无二的“魂”。这魂,在新四军纪念馆的肃穆中,找到了最炽烈的注脚。这灵魂,如同灯塔,照亮了盐城历史的天空,也铸就了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底气。它让水的温柔,有了奔腾向海的方向;让盐的刚毅,有了守护家园的温度。

秤是盐城的“秤”,是丈量天地的准绳。这“秤”,源自盐场先民“一斗盐,一斗血”的艰辛求生,是他们在潮涨潮落间练就的精准与公正;这“秤”,也来自水

网纵横中舟楫往来、货通南北的规矩与道义。这“秤”,是规则,是良知,是城市运行的秩序之基。

成是盐城的“成”,是奔赴未来的信念,是盐城人骨子里对“成就”与“成全”的执着追求。这“成”,不是独善其身的功名,而是“成己达人”的胸怀,是“功成不必在我,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。从“煮海为盐”的开拓,到“引江济淮”的伟业;从新四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,到今日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的崛起,盐城人始终在“成”字上下功夫——成一方事业,成一片生态,成一代新人。

无论行至多远,盐城,这片因水而秀、因盐而兴、因魂而立的土地,永远是我梦境最初的来源与最终的归处。秤以正行,成以达远,织就了一座城的精神经纬。从梦中醒来,唇齿间仿佛还萦绕着那独特的气息——水的清甜与盐的咸涩交织。它是我精神的原乡,在每一次回望中,给予我柔韧的力量与刚强的信仰。

陈寅阳

陈卫中

徐加洪

